

当公务员志愿“为人民擦鞋”

陈 方

“擦鞋服务”能引起更高关注,大概是因为它的观感更“刺激”。看惯了有些公务员上班聊天打牌不务正业的新闻,突然之间又看到俯身擦鞋的“人民公仆”,人们发出“嘲讽”似乎也并不奇怪。

但是,习惯于简单嘲讽却不见得有多大意义。平日里批评公务员“脸难看事难办”,如今公务员主动俯身来做志愿服务,依然是冷嘲热讽。如果要顺服于网民态度,公务员真是无所适从。

即便是有部分公务员在“为人民服务”方面有所欠缺,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没有做志愿者的权利。志愿者是指“自愿参加相关团体组织,在自身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在不谋求任何物质、金钱及相关利益回报的前提下,志愿奉献个人可以奉献的东西,为帮

助有一定需要的人士,开展力所能及的、切合实际的,具一定专业性、技能性、长期性服务活动的人”。虽然说深圳的公务员志愿者肩负着建设“志愿者之城”的公共重任,但是以志愿者身份提供的服务,这本是私域内的事,享受服务的人大可不必以为享受了公务员擦鞋,就有“终于做了一回‘人民公仆’的主人”之快感。

如果不是“擦鞋”引爆舆论关注,人们或许还不知道“公务员志愿服务”早已遍地开花。比如在海南和南昌,机关公务员都曾走上街头当交通志愿者;在长沙,公务员每年志愿服务都不少于48小时;在乌鲁木齐,曾有1000多名公务员志愿者集中清洁车站。

放在公共领域中进一步探讨,“公务员擦鞋”的志愿服务,对于公

仆意识的完善并非没有促进作用。与其坐在办公室里夸夸其谈“公仆意识”,倒不如走到市井街头体会一把劳动人民劳作的艰辛,这更有助于公务员体察民情民意,强化公仆意识,改善公仆形象。如果这样的志愿服务能够坚持,无论是对社会风气的建设还是对公务员内心的冲击,都应该算是一种“正能量”吧。

坐在办公室里倒还耳根清净,真正走向街头反而遭遇恶语相伤。面对“公务员擦鞋”引发的种种争议,公务员们应该有胸襟容纳包括“恶评”在内的各种声音,以此激励自己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如果我们有机会享受“公务员志愿服务”,不妨报之以善意的微笑。要知道,很多时候正面的鼓励比负面的嘲讽更有力量,也更有价值。

新民随笔

性别

董纯蕾

便利店里差点撞到一潮男,同行的女同事嘀咕了一句:上礼拜在大门口和我抢差头的,就是伊!没有太多念念,两三句牢骚,这话题就算过了,因为——司空见惯。诚如我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年头,大风大雨里一路小跑同你抢差头的经常是男人,密闭的公共场合掏出一包烟来吞云吐雾的倒可能是女人。

我绝不是女权主义者。只是,异曲同工的例子,随手拈来。一路都曝光在媒体上的市八中学男子班招生,前两天结束了面试,据报道说,现场的男孩子们最大的共鸣便是很多方面比不过同龄女孩,终于可以在竞争中避开“女生优势”了,云云。这大概也是所谓“好男不和女斗”的一种吧。

国外研究人员常爱统计和分析男性女性谁比谁更擅长干吗的问题。如,男性的停车水平高于女性;女性比男性更擅长指路;男性手上的细菌种类少于女性;受严重外伤后的存活几率女性比男性高……不知有没有一项研究会告诉你:什么是男人范儿什么是女人味,尤其是现代社会对体力活的要求越来越少,男女职业分工的界线越来越模糊。

或许,不是现在“娘”男“Man”女越来越多,而是我们需要放弃或修正对性别的固有设定。地铁里上来一位颤颤巍巍的老人,头一个起身让座的是一位身板最纤瘦、外在最秀气的男生,你还会介意他看起来比女生还女生吗?表达的形式有什么所谓,重要的是内容。电影《赛德克·巴莱》里,男人们拿起武器去和侵略者作战,女人们用自缢断了他们的后顾之忧。“男人是浪漫的动物,都在创造历史;女人是理性的动物,都在承担历史。”导演在微博里如是写。你又能说,谁更勇敢?

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心理学家卡伦·霍奈说过,心理分析是由一个男性天才创造的,几乎所有发展其思想的人都是男性,他们应更容易地发展男性心理学并更多地理解男性的发展而不是女性的发展。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不知道这样的片面在心理学界是否依然存在,但是,同理,关于性别的刻板印象在公众中恐怕仍挥之不去。

高唱着《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的,也可以是男人,女人们可以在旁心存不屑。有什么不可以呢?只是唱罢后,生活还在继续,该勇敢的继续勇敢便是了。

媒体观点

■ 人民日报《招投标改革,铁路要当好“探路者”》:铁路工程招投标的改革,不仅涉及铁路领域的改革,也涉及所有公共资源管理的改革。铁路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的每一步,都将为公共资源管理改革积累经验。(徐立凡)

■ 新华每日电讯《老字号曝问题更让人“伤不起”》:目前,全国很多老字号企业发展并不乐观,除了呼吁政府对民族品牌“帮一把”外,独善其身谋求自救和重振才是自强之道。(李亚红)

■ 中国青年报《什么都是真的,只有“副司长”是假的?》:对照现实,科学、公正、透明地配置社会资源,我们还差多远?在某些领域,计划审批的权力是否依然顽固与强大?司长、处长们的裁量权是否依然无约束?各级官员到底能从一个假司长、大骗子身上,映照出多少东西? (毕诗成)

观点圆桌

“iPad 点菜”能提升监管?

新闻焦点:据南国都市报报道,海南省三亚市海鲜排档将发展信息化监管,推广“iPad点菜”。6月起,菜品一超出政府定价,收银电脑将自动报警。部分商家坦言由此致成本增加,不少市民担心商家成本被转嫁。

技术不能代替监管

商家是否宰客,本质上是监管问题,而非技术问题,应通过提高监管部门的责任心、加大管理和处罚力度来解决。 志 峰

怎可强加要求

以“iPad点菜”治理宰客,初衷或许不乏善意。但且不说iPad点菜并非万能,即便真是万能,监管部门也不可以强行要求经营者,搞“一刀切”。 武 洁

不如落实公众监督

如果三亚下决心治理海鲜市场乱象,倒不如落实公众监督。最简单的方法是三亚市物价局适时公布海鲜价格,认真处理消费者每一起投诉,让公众在消费时能有价可依,权益可保。

王琦琦

建设诚信上海需公职人员率先垂范

新民网论

市第十次党代会上,有14位党代表联名提案,呼吁建立完善的诚信奖惩机制,让守信者得益,失信者“一处失信、处处制约”。

诚信缺失是转型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也有传统道德约束力的流失。然而构建社会诚信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此次党代会上就提出要着力构建“诚信上海”,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无信不成市,诚信才是上海发展市场经济的根本保障。建设诚信是整个社会的责任,一定要找准切入点。

社会学研究告诉我们,全社会的道德行为往往是靠社会地位较高的主流人群来垂范和传播的。因此,上海的诚信建设如果能率先在公职人员诚信问题上从严把关、惩戒并举,就能较好地带动群众,推动诚信价值观深入人心。周波等代表就提出,“加强诚信制度建设的关键在于政府和领导干部”,建议加强对政府公务人员的诚信管理。在领导干部晋升、公务员录用、事业单位人员招聘等方面严格要求,对失信人员实行一票否决制。

建设“诚信上海”,对于失信者也需要强化市场惩戒和社会惩戒,以进一步加大其失信成本。同时,还应加强信用信息记录和共享平台建设,将相关惩戒信息加入社会信用等级评定,并与银行授信额度等挂钩,以市场约束进一步威慑失信者。

(新民网评论员,网址 www.xinmin.cn)

自由谭

在网上看到广东一所学校校长禁止学校里说方言。我不知道那是所什么学校,记得这样的事我在上海戏剧学院倒是碰到过,因为那是培养演员的学校,学生来自各省市,要不在学校把方言“禁掉”,台词课上起来就很吃力。拿我来说,要不是严格训练,前后鼻音一辈子也分不清。但是,我并没有把方言丢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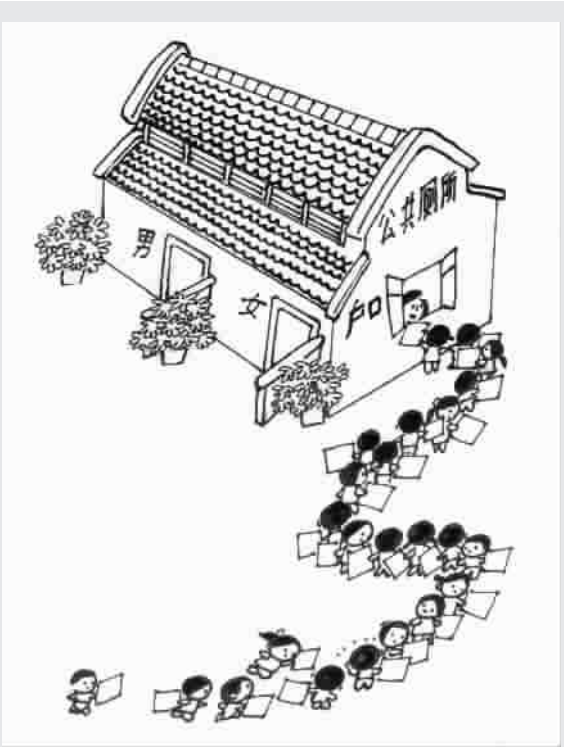
不过,对于不是从事语言工作的人来说,我倒是觉得普通话能听能说就可以了,不必人人字正腔圆的。

说到底,语言是人与人沟通交流的工具。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方言如此繁多,还有那么多民族的语言,没有一种统一的语言,会出现很多问题。所以过去有“官话”,后来叫“国语”,现在叫“普通话”。南宋时期,朝廷南迁,偏安杭州,把“官话”带到了江南,至今还

有将杭州话称为“杭州官话”,杭州话里有很多“儿化韵”,也是北方的官话里带来的呢。

我有一个亲戚,儿时随父母从上海到香港,在上海时学会沪语和国语;在香港学了广东话和英语,后来又去美国念大学,大学毕业刚进美国一家公司,恰遇国内去了个团和公司洽谈生意,团内有北京人、上海人、广东人,随团的翻译却听不懂粤语、沪语,只会说普通话。公司方面把我那位亲戚找来,很快就让各方沟通了。事后,美国公司在短时期内将他提拔为远东部门的负责人。

我说这个故事,就是想说明语言作为工具之重要。多掌握一种语言会拓宽你人生的道路。而且如果上述的那个中国去的团里,大家都



“多功能”厕所

为了让孩子就近进入一所好学校,许多家长甚至想方设法将户口迁至学校附近。一位重点学校的老师发现,班上几名新同学家的门牌号码竟然完全一样——都是学校旁边一个公共厕所的号码。(据广州日报)

杜建国 画

关于普通话和方言

曹 雷

会说普通话,问题就简单得多了。

但是,作为原生态的语言,方言是万万不能禁止或取消的。它是语言的土壤,也是普通话植根的土壤。方言中有许许多多来源于生活的生动鲜活的东西,是普通话替代不了的。中国文学的代表著《红楼梦》、《水浒传》等作品中就融入了许多方言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如《红楼梦》里的“促狭鬼”就是江南方言里的词,按方言应该念成“cuo(入声)ka(入声)ju”,它的具体意思,江南人都懂(林黛玉就是从江南到北京去的),普通话却很难翻译。可是在电视剧里按普通话正音一念,不但北方人不懂,连江南人也听不懂了。这是很无奈的事。当年以沪语拍成的电视剧《孽债》,在央视播出时改成普通话,那原来生动有趣的

语言打了个大大的折扣,也很无奈。我们看北京人艺演老舍的《茶馆》,觉得语言特别有味,其实,这部戏说到底是一部北京的方言话剧,有一些对白,即使会说普通话的上海人、广东人也听不懂的。

方言也是一个人与故乡连系的情感纽带。不论你走到天涯海角,听到乡音,就知道是故乡人,就会“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到了一个新地方,听不懂当地的方言,会有一种陌生感,孤立感;然而,如果你去学习当地方言,哪怕说不好,你会很容易融入当地人中间,就会受到欢迎。这种由语言建立的情感,也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

所以我认为,作为中国人,普通话和乡音方言,都应该会说会听,是缺一不可的。